



桂花巷下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

說演彈唱叢書（8）

槐花嶺下

（曲 藝 集）

吉林省羣衆藝術館 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书里有七篇曲艺作品：

“会亲家”、“槐花岭下”两篇从不同的角度，歌颂了为公忘私、互助协作的共产主义精神；“农民创建石油城”反映了农民大搞工业生产的冲天干劲；“一筐鸡蛋”是个描写军民关系的故事。

此外还有“新货郎”、“献罐”、“砸锁头”三

槐花岭下(曲艺集)

吉林省群众艺术馆 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：1 1/2 字数：35,000 印数：3,000册

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1·313

定价(5)：0.13元

目 次

会亲家（二人轉）	梁樹名(1)
槐花岭下（唱詞）	徐雁北(7)
农民創建石油城（快板）	艾光敏(14)
献鐘（对口快板）	夏清云(20)
新貨郎（唱詞）	王文忠(23)
一筐鷄蛋（鼓詞）	于廷仕(37)
碰鎖头（相声）	楊奎鑫(41)

会 亲 家 (二人转)

梁 树 名

〔胡胡腔〕

女 辽河弯弯绕甲山，
男 蓝天白云象棉团，
女 花红柳绿春光好，
男 生活幸福人人喜欢。
女 大道上走过来一老汉，
男 一直奔向柳河湾。

〔大救篇〕

女 翻过山坡往南走，
男 山连岭来岭连山，
女 走过五里石头岭，
男 走过十里马鞍山，
女 路过一片旱田地，
男 眼前一片水稻田。

〔文嗨嗨〕

(男唱上半句，女唱下半句)

石头岭上百鸟叫，
马鞍山上杏花鲜，
旱田里边歌声起，
水田地里笑声喧。
赵老汉无心观看路上景，

一心去会亲家要把心談。

〔武嗨嗨〕

女 要問老汉談什么事，
合 請听我倆慢慢談。
女 去冬整社开大会，
男 分配老汉作飼养員，
女 只因为飼养牲畜不在意，
男 瘦得驃馬龙一般，
女 瘦得毛驢推不动磨，
男 老牛的脊梁象刀尖，
女 一天种不上四亩地，
男 三十里地走了整天。
女 眼看春耕要耽誤生产，
男 社里边开大会个个发言。
女 老张說：牲口瘦是因为沒飼养好，
男 老李說：夜間沒有勤把草料添。

〔四平調〕

你一言来他一語，
老汉这里开了言：
牲口瘦不能埋怨我，
缺草少料怎能喂的胖又圓，
女 一句話說火了耿小燕，
叫一声赵老大爷你听言，
西沟有个三阳社，
同样的草料把牲口喂的溜溜圓。
自己有不是就該認錯，
不該怨地又怨天。

男 几句话說恼了赵老汉，
手指小燕开了言，
小孩伢子懂个蛋，
井里的青蛙能見多大天，
谷草不多淨喂稻草，
缺細料牲口懶得把草咽，
常言說巧媳婦难做无米飯，
缺草料牲口怎能喂溜圓，
誰有能耐誰來干，
从今后我再不当这个飼養員。
說罢轉身往外走，
大家上前把他拦，
左拦右拦拦不住，
闖出人群回家園。
大家都批評赵老汉，
說他态度太橫蛮。
老汉他气得一宿沒睡好覺，
第二天一早就奔柳河灣。

〔文嘸嘸〕

（男上半句女下半句）

来到村头四下看，
有一座大水庫修在村边，
四面滿栽垂楊柳，
水鳥来回上下翻，
村西一片好平地，
一抹平川水稻田。
村里头新草房脊連着脊，

前靠河水后靠青山。
家家户户柞木障，
柳条大门半开半关。
鹅鸭成群咯儿嘎叫，
母鸡下蛋老公鸡也跟着叫唤。
赵老汉两眼不往别处瞅，
走进村一直直奔到马栏。

〔武嗨嗨〕

女 只见那大黄牛个个肥又胖，
男 骡马个个滴溜圆。
女 毛色发光明明亮，
男 瞎虻不敢落背间，
女 要问瞎虻为啥不敢落，
男 怕的是滑倒碰了翅膀尖。
赵老汉一见心纳闷，
不知人家怎么把牲口喂的溜圆。
女 思思想想往前走，
来到亲家的大门前。
男 一进院正好碰见亲家母，
亲家亲家叫的“杠口甜”。
女 咱两家攀亲三年整，
亲家你从来没到过我们家园，
这回是啥风把你吹来了，
快进屋咱好把话谈。
男 老汉进屋炕边坐，
女 亲家母顺手装上一袋烟。
男 俩人坐下唠起家常话，

說來說去說到亲家不当飼養員。

女 自从你亲家去种菜，
我們娘俩当了飼養員。
我喂牛来你閨女喂馬，
干的起劲心喜欢。

男 老汉一听十分惊喜，
面帶笑容开了言：
不知道你們的牲口喂多少草料，
是怎么喂的那样圓？

女 自从秀兰喂牲口，
早晚不离馬槽前。
料細压草細鋤細鋤細压，
喂稻草上鍋蒸草料淨干。
到夜晚喂牲口她更注意，
少添草勤添草草料勤添。
添草时要認真把土篩淨，
拌草料要均匀不把馬喂奸。
添草料要适当加点盐水，
牛馬驢吃盐草滿口香甜。
常言說：人不得飽覺不能胖，
馬不得夜草上驢难。
秀兰她不但夜里把馬喂的好，
还飲一遍水就在三更天。
人都說：草驢料劲飲水精神飽，
秀兰她飲馬挑水到井边。
套牲口去耕地要帶草料，
准备在歇气时給牲口“打間”。
秀兰她爱驢馬如爱孩子，
夜晚間喂牲口勤把草料添。

一提起我們社里牲口脾，
哪个不夸我們赵秀兰！
現在她正在前屯炒馬料，
十二点过三刻就能回还。

〔慢流水〕

男 赵老汉听到这里紅了脸，
心里不住打算盘：
我們社的牲口那样瘦，
也难怪社員們批評咱，
怨自己夜晚間不爱添草，
躺炕上身子懶不愿动弹。
草料里有尘土篩的不淨，
喂稻草上鍋蒸我嫌麻煩。
深悔恨我自己不該如此，
我已經赶不上女儿秀兰。
多亏是亲家母她不知道，
若是她知道了有多难堪！
想到这里深后悔，
辞別亲家母要把家还。

〔快流水〕

女 亲家母左留右留留不住，
男 一心回社去到牛馬栏。
迈开大步往外走，
不喂胖牲口再不見女儿赵秀兰！
合 这本是赵老汉会亲家一小段，
唱到这里就算完。
要問老汉后来怎么样，
三个月后当上了模范飼养員。

槐花嶺下 (唱詞)

徐 鳳 北

槐花嶺上開百花，
嶺下山水响嘩嘩。
夏日天長日頭熱，
路上行人汗滴答。
山路走着人兩個，
這是嶺上屯的婆媳倆。
銀花抱着孩子頭前走，
後面跟着宋大媽。
只因為小華得了病，
連喘帶吐直勁拉，
渾身滾熱象火炭，
三天多連口水都沒沾牙，
嶺上偏僻戶數少，
公社醫院設在南洼，
輪診的醫生沒來到，
只好親自看病到南洼。
嶺陡路斜難行走，
只累得銀花汗如雨下胳膊發麻，
累的大媽也上了喘，
嘴里不住埋怨銀花：
“年輕人就是不懂事，

这两天我心里就象猫抓，
坐不安来站不稳，
心里好象丢点啥，
孩子病的这样重，
你还只顧工作不着家，
若真是有个好和歹，
看你后悔药上哪去抓！”
銀花擦去鬢角汗，
說：“我也是一块石头心上压，
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
我怎么能够不疼他，
我寻思过一两天能見好，
省得耽誤工作上南洼，
再說夏鋤活計这样紧，
誤了鏟趟就影响了丰产計劃。”
大媽說：“昨天队长已經給你假，
可你又偏去給人家包娃娃。”
銀花說：“咱是作业区的接生員，
怎能只顧个人不管人家。”
娘两个說說講講往前走，
不覺来到岭底下。
銀花說：“你老人家若是累，
咱就在岭下屯口歇歇腿脚解解乏，
这离南洼不到三里地，
今日用不了天黑就回到家。”
娘俩来到东村口，
站在树下把汗擦，

忽見屯里走出人两个，
慌慌张张把話拉，
一个老汉急的直搓手，
眉头皺成个大疙瘩，
說：“这事有多不湊巧，
儿媳难产偏赶接生員不在家。”
銀花听說心一怔，
急忙上前把話搭：
“誰家的妇女是难产？
快帶我去看看她。”
大媽拉住銀花手，
說：“你管人家干什么！
咱还得給孩子去治病，
叫他們还是找找別人接娃娃。”
老汉知道銀花会接产，
苦苦哀求婆婆她，
說：“还是求你們多帮助，
找过两个老年人都沒法。
儿媳婦一連发昏两三次，
全家人眼睛急的快要瞎。”
銀花急忙把孩子交給婆母，
又摸摸小华脑袋瓜，
說：“咱孩子晚看一会还不要紧，
可不能耽誤人家母子俩。
你老也跟我一同去，
遇事也能帮我想点办法。”
老汉也讓大媽进屋歇歇脚，

又上前来帮着抱小华，
大媽气的一扭脸，
說：“不認不識我不上人家。”
銀花忙跟老汉进屯去，
大媽一屁股坐在柳树底下，
两眼看着銀花后影，
气的她腮帮子发木手发麻，
用嘴巴貼貼孩子脸，
心里急的象刀扎，
拿出烟袋点着火，
不住嘴的紧吧嗒，
大媽坐在树下正生气，
从南洼路上走来刘占发，
推着推車走的快，
要去岭上把柴拉，
社里分給烧炕柴禾三百捆，
队里的牲口沒空自己去拉，
趁着个日放假推車去，
走的他汗透衣衫两腿乏，
想抽支烟还没带火，
树下借火来找大媽，
对完火忙向大媽来道謝，
只見大媽噘嘴耷腮不知为什么。
忙問：“老人家是和誰生气，
滿面愁容为了啥？”
大媽說：“俺媳妇銀花太可气，
胳膊肘往外不顧家，

摆下了个人孩子不去看病，
又给人家去包娃娃，
眼看天到东南晌，
这得哪辈子到南洼。”
占发说：“你老人家不必生闷气，
银花作事实可夸，
为了别人忘自己，
你老应该表扬她。”
大媽一听心烦躁，
斜着眼睛望占发：
“你这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痛，
事情轮到你的头上也得抓瞎。”
占发陪笑又把大媽叫：
“我说的这是实情话，
你老人家先别烦恼，
我用車拉你老人家上南洼。”
大媽楞了半天似作梦，
站起身来感谢占发：
“我这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
错拿黄金当石渣。
错怪了你这好心的大兄弟，
怎么好耽误你去把柴拉！”
占发说：“你儿媳为别人放下亲骨肉，
我少拉一趟柴不怕什么！”
大媽抱着孩子車上坐，
占发推車如飞奔南洼。
先不说大媽去看病，

回头再来表銀花。
真不愧上县学习过先进接生法，
熟練的手艺招人夸，
进屋不到一小时，
产妇順利的生下胖娃娃，
母亲孩子都安好，
全家老幼笑哈哈，
老汉感激的滿腹衷心話，
他說：感謝毛主席和咱新國家。
屯里人人都稱贊，
还要写信登报表揚銀花她。
正好队里的車馬还有空，
队长叫套車送他們到南洼，
銀花再三推脫不叫送，
可是老汉早已套好車馬等着她，
銀花跟車来到村口，
是怎么不見了婆婆宋大媽，
是不是婆婆生气回家去，
也許是等的着急自己先上了南洼，
銀花正在东猜西想悶不解，
見迎面車上坐的象大媽，
車到跟前大媽把車下，
笑呵呵的告訴銀花，
“多亏这位好心的大兄弟，
把我們娘俩送到南洼，
医生說：小华的病况不要紧，
看完打針把药拿，

医生明天就到咱村去，
說保証給治好咱小华。”
沒等銀花向小伙來道謝，
趕車老漢把話搭：

“謝謝這位大兄弟，
你幫他們也就是幫了我們家。”
占爰說：“只要你們兩家大人孩子都安好，
我少拉一趟柴禾算個啥！”
老漢摸着胡子一轉念，
未從開言笑哈哈：

“這事怎不叫大家都歡喜，
人人为我我为大家，
你送他們去看病，
我再把他們送回家，
回來再幫你捎一車干柴禾，
一趟准够你三車拉，
你把推車先寄放到咱家里，
等大車回來再捎它。”
說完大家都往車上坐，
老漢鞭子一甩响乒乓。
馬跑如飛車似箭，
人人心里象開花。